

千年古刹东山寺

▲ 范翔宇

“万壑松门昼不关，天开佛界别人间。菩提老树迷孤寺，明镜高台接远山。”“清声嘹亮鸣蝉静，枯坐跏趺老纳间。镇日论诗频击钵，白云深处不思还。”这就是古代诗人笔下的三廉古刹东山寺。

东山寺是珠乡历史最悠久的寺庙，其前身原是南越王赵佗的行宫，南越王国存世时间为前 206—前 111 年，据此，东山寺的故址赵佗行宫的建成存世要比合浦建郡早几十年。

东山寺建于晋代，原名灵觉寺。到了宋代，有一个名叫宝山成的禅师路过珠乡，他看到灵觉寺遗址周边有还珠岭，岭下有还珠亭，亭旁有孟太守祠、孟尝风流坊和孟尝衣冠冢等历史名胜，于是就在珠城住下，化缘募捐重建灵觉寺，并改名为“东山寺”。此后，历明、清各朝，几经重建扩修，成为钦廉雷琼上下四府知名的寺庙。

来到东山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山门殿。抬眼望去，新建的山门殿凝重庄严中透出佛理禅机，使人顿然产生了敬慎之情。这主要是因镶嵌在殿大门两边的对联而引发的。这副对联是：

宝花飞上界；

灵鹫起东山。

对联上面的铭文，刻上了道光乙巳仲夏“香山鲍俊书”的字样。道光乙巳年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如此算来，这副联匾距今已有 160 多年。鲍俊（1797—1851），珠海香山场人，是晚清岭南著名诗人、书画名家，被称为“岭南大才子”，为香山文坛领袖。曾任廉州海门书院山长。道光二年中举人，次年取进士，其殿试试卷在进呈给道光皇帝御阅的十本之内，道光皇帝御批“书法冠场”，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山西司主事，官阶六品。道光十一年（1831 年）四月辞官归粤，定居广州。据史籍记载，这副对联原来是嵌在山门两边的，东山寺被损毁后，幸得民间人士收藏，重建山门殿时，就把这副联匾嵌在了大门上，增添了大殿的肃然气氛。

山门门额上的“东山寺”三字，原为进士喻俊所书，字体浑厚苍劲。山门的门楣上，原有周叔逵题篆“海角第一峰”。周叔逵是明永乐科三甲八名进士，后任监察御史。门内横额原有“三廉古刹”匾，也是海门书院山长香山鲍俊所书。山门殿内两侧分塑四大金刚，即护世四大天王，分管四方。依次是东方持国天王，脸白色，手执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脸蓝色，手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脸红色，手执绢索；北方多闻天王，脸黄色，手持宝伞。这四大金刚是重建山门殿时，由一名女信士所捐资塑造。

第二进为金刚殿，走进殿内，最吸引人的的是大殿的脊梁，上面的铭文告诉每一个礼拜者，这条脊梁是咸丰十一年（1861 年）重修大殿时使用的。铭文上还记得有知府哈兴阿、营游击文通、知县沈骏选偕官绅同修的字样，从中可知，当时的廉州知府是旗人。

第三进为大雄宝殿。这是全寺的主体建筑，结构精致。原殿由十六条格木柱支撑整个建筑，为宋代建筑风格。大雄宝殿的中央，礼请了佛祖释迦牟尼及其弟子阿难，迦叶的法座。整座佛像庄严雄伟，面容丰腴，神态庄重，形态逼真，佛祖造型神态安详，面容丰满慈祥，一副广度众生

的气度，在众神的护卫中至高无上。与佛祖的庄严慈祥相反，大殿两侧的十六罗汉却一个个各展神形，嬉笑怒目，或蹲或坐，或跪或睡，有闭目养神者，有抱膝沉思者，有老态耄钟者，有傲气十足者，就是这些年龄不同，经历各异，性情截然的混世神侠们，一入佛门，皈依佛法，俱能勤加修炼，进入至高境界。

走出大雄宝殿，隐隐传来了念经礼佛的口号，循声寻迹，是僧人在观音殿做晚课。东山寺晚课是最有特色的“规定动作”，不但有寺中僧人，也有俗家弟子，善男信女，济济一堂。经鼓禅钟震荡，佛号诵韵悠扬。观音殿是东山寺内目前功能最齐全的建筑，金碧辉煌的大殿内，观音大士盘膝闭目拈花坐于莲花座上，金身辉煌，姿态端庄，庄严慈祥，尽显普度众生法相。观音殿两侧的碑廊，铭刻着历次修建东山寺捐资者的名册，其中也有清末抗法名将冯予材等著名历史人物的名字。从碑廊中可以了解到。当年的东山寺是钦州、北海、合浦、乾江等地共奉的寺庙。由此可见东山寺佛缘深厚，意境精妙，气派超凡，警世脱俗，幽雅辟尘，名声显于三廉，功德广播八属，为历代历朝名人雅士，宦官谪臣、居士僧侣探胜寻踪，抒怀寄情，问禅悟道、归依佛缘之所。

达摩“即事多欣”题词。东山寺原藏有一铭文“即事多欣”的石碑，相传达摩到了合浦后，来到灵觉寺参观访问。在参观访问中，达摩详细聆听了主持介绍灵觉寺是在南越王赵佗行宫的故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灵觉寺建成后出现的灵钟斗金龙、白虎听经等灵异之象后，非常高兴，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远渡重洋“泛三重寒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能够在合浦见到有如此深厚佛缘，规模如此宏大的寺院，使自己产生了如同回到故国佛境的感觉。于是挥笔写下了“即事多欣”四字。意即能够在合浦与大家一起，又一次了解佛教的精妙理义，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达摩离开合浦后，东山寺住持便将“即事多欣”制成匾额悬挂于禅房之中，还精心描绘了达摩的画像与“即事多欣”匾额一起悬挂。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重修东山寺时，寺中住持又把达摩画像刻于石碑上，并取名为“达摩讲经图”。“达摩讲经图”、石刻像到了清代为个人收藏而不知所踪。

苏东坡东山寺访禅。苏东坡一生豪放，即使是下半生历尽流放之苦，仍然高歌“九死蛮荒吾不悔”。他曾自言不信佛，甚至戏改《观音咒》寻趣。但他获赦北归，量移廉州（即在廉州等候任命）期间，却与东山寺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天，他知道城府北隅有东山寺之后，即去探访并和寺中的僧人愈上人结下了友谊。一次，东坡又往东山寺访愈上人，但愈上人不在家，只在墙壁上留下了一句题诗“闲伴孤云自在飞”。苏东坡见句，正好与自己渡海到徐闻所写的《夜雨宿净行院》诗中的“芒鞋不踏名利场”句相对。因此，即兴在墙壁上题写了《戏和合浦僧》以和：“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桷几年归。”苏东坡在诗中重申了“芒鞋不踏名利场”，“孤云出岫岂求伴”的不改情怀，也借用唐僧西行的典故来表达要和愈上人谈经论禅的意愿。

苏东坡虽然没有再见愈上人，却在东山寺结识了一个修佛的老人苏佛儿，当时已经82岁了，但仍然精神十足，双目炯然，还保持着童子之身。苏佛儿告诉苏东坡，他12岁便斋居修行，一直没有结婚。他在兄弟三人中排末位，兄弟三人皆持戒礼佛，长兄92岁，二哥90岁。苏东坡与之谈起人生的生死观时和“即心是佛”的感悟时，苏佛儿颇有独到的见解，让苏东坡进一步增强了对佛教的兴趣。当苏东坡离开合浦到达常州时，昔日朋友设宴招待，谈兴间问及苏东坡的感受，苏东坡回答：“此心安处即吾乡。”苏东坡后来把廉州客居时到东山寺访禅及遇苏佛儿的经历写入

了《东坡志林》一书，广为流传。

东山寺灵钟传奇。东山寺除规模宏大之外，最具特色的还有寺内的大铜钟，此钟不但规模上在岭南居首位，而且还有灵性，相传此钟曾得到路过合浦的高僧大师点化。每当钟声敲响，震荡十里。此钟的不同凡响之处，还在于它能飞出寺外，与龙相斗，此传奇发生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

却说有一天，东山寺的小和尚释觉道清晨打扫寺院时，发现寺院里悬挂的铜钟全身湿淋淋的，好像是刚从水中捞起来一样。释觉道是专门负责打扫寺院门，每天都是他起床最早，打扫完庭院之后，又去抹擦钟身。释觉道开始以为有哪个行善之人来抹钟积福，也不大在意。可是，随后几天都是如此，释觉道心中好生奇怪，为此专门起了个大早，想看个明白。谁知来到悬钟处，钟已不见形迹。惊异间抬头搜寻，只见铜钟悬于半空，钟身上的水珠尚滴个不停。眨眼间，钟已回到原处，恢复原状。释觉道急忙将此奇异之象告诉寺中住持，住持决定率众僧跟踪此钟前往了解情况。

入夜，此钟又如往常般向西南方向飞去。住持等急忙循影追去，来到江湾渡口时，顿被眼前的景象呆住了，原来灵觉寺的铜钟正和江湾中的五爪金龙激烈搏斗，时而腾跃波中，时而盘旋半空，搅得水柱冲天，云雾翻滚，龙角与铜钟相撞发出的震响和惊涛翻腾的波浪吼声混在一起，有雷声阵阵滚过。铜钟与金龙相斗百余回合仍然难分胜负，至天边初见曙色，钟、龙便停止争斗，各归其位。住持见状后，知此钟有灵性，便广寻化解钟、龙相斗之法。

一日，有一高僧到寺中投宿，住持便把钟、龙相斗之事告之。高僧到钟前一看，当即指示住持把钟顶上所铸的双龙头上的角去掉，即可化解钟、龙之斗。住持遵高僧指示去掉了钟顶龙角之后，此钟果然不复夜飞江湾与金龙相斗了。住持问高僧此是何故，高僧答说：这是因为钟顶所铸的双龙长期以来得灵觉寺香火薰孕已有灵性，可化龙身，因此有钟、龙之斗。高僧还告诉住持，寺中的铜钟属金，江湾的金龙属木，这金、木相斗，是因战乱之象频生所致。高僧临别前还送给住持一卷经书，嘱多诵佛经护祐一方平安。此后，灵觉寺因铜钟、金龙之斗名声远播，香火鼎盛，千秋佛缘宏开。后人因此把钟、龙相斗的江湾称为钟湾，今西门江上游石湾镇有钟湾地名即是。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其所著的《广东新语》中，也记有灵觉寺铜钟斗金龙之事。历代诗家文人、经典史籍均记述有灵觉寺钟铜传奇。

东山寺虎迹石。据旧《合浦县志·史迹》记载，东山寺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是由16条格木大柱支撑着整个大殿的，大殿内不但供奉有5米高的佛祖释迦牟尼及其弟子阿难和迦叶雕像，还有十八罗汉塑像，佛像都是施之金粉，涂以矿物颜料，色泽鲜艳，甚为庄严壮观。大殿的楼头更是绘画刻花，雕龙描凤，非常精致。最传神的还有一幅白虎图案。据民间传说，诚心向善者，来到白虎图前，顿觉精神倍增。做了亏心事者，来到白虎图前，就有惊悚之感。因此，乡民发誓之时，也称：够胆就去东山寺白虎前发誓。

却说有一天黄昏，正当众僧专心晚课之际，殿楼上的白虎画像突然晃动起来，接着便有一道白光洒于大殿后面。开始众僧以为是烛光摇动，闪影所致，但由此之后，这种景象就天天出现。只要晚课进行间，白虎画像的白光就会落于大殿之后。主持僧人感到奇怪，决定探个究竟。于是就安排一小僧隐于一旁观测。正当晚课进行间，白光落处，居然化成了一只白虎。这只白虎与殿

楼上画的白虎一模一样。只见白虎伏于殿后的窗下，双目微睁，半睡半醒间也似在听众僧念佛。小僧见状忙走到殿楼细看，殿楼上的白虎画像竟然不见了。直到晚课结束时，白虎再化作白光飞回殿楼。小僧将此奇事告知主持，主持派人继续观察，天天如是。

接着下来，更奇异的事情又出现。每当晚课，白虎走出图画听禅时，不但只有画中的白虎，山上的老虎也陆续地走在一起，伏于殿后听禅。到了半夜时分，在白虎的带领下，这些老虎一只接一只地走进殿堂，一起拜佛像。东山寺白虎化幻听禅，率领众老虎参拜佛像的传奇，一时间传遍了三廉八属，各地居士信众不远千里，也专程赶来一睹此间奇景。

东山寺的这一奇景，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惊叹赞赏的同时，也引起了某些恶僧的妒忌，蓄谋破坏，他们趁白虎从画中走下来听禅之时，用法术将白虎变成了一块大石。后来人们便把此石称之为“虎迹石”，此事引起后世文人墨客的无限咏叹：“禅径悠悠松菊静，梵音寂寂虎龙降。”千百年间，东山寺屡遭兴废，虎迹石也荡然无存。

合浦东山寺是佛教海路南传通道中，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的重要见证和成果。东山寺在其建成后的1700年间，佛教在中国屡经大起大落，许多佛教寺庙也随之“变色”。也就是说，或融入本土被本土宗教、本土文化而同化，或中西合璧成为佛道合一，佛儒合一，佛道儒同归一体的中国佛教，这是中国文化兼济包容，具有巨大的融合再生能力的表现。合浦东山寺却能始终保持着佛教的单一本色，而在周边佛教寺庙的“变脸潮”中独树一帜并以“三廉古刹”的地位形成龙头，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